

郭良蕙作品系列



母亲赤裸死
在海边怎容
忍父亲又带
进一个女人

寂寞的假期

國立歷史博物館

台湾◎郭良蕙

· 郭· 良· 蕙· 作· 品· 系· 列· 郭· 良· 蕙· 作· 品· 系· 列·

寂寞的假期

台灣·郭良蕙



寂寞的假期

台湾 郭良蕙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寂寞的假期

(台湾)郭良蕙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大兴包头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.625 印张 2 插页 163 千字

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*

ISBN7-5059-1906-7/I·1330 定价:5.50 元

内容提要

多蕾的母亲，一个令多少男人神魂颠倒的妖艳的女人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裸身死在海边。五年来，她的幽魂不散。17岁的多蕾，如生母一般美丽而又刁蛮。俨然以女主人自居的她，怎能容忍父亲又带进来一个女人?!在生母的好友——一个勾引其父未成的淫荡女人安悌黄的挑唆之下，多蕾忽而装神弄鬼，忽而恶意中伤，忽而闯进夜总会与人跳贴面舞，并任人在她身上揉捏，抚摸……父亲的火气终于轰然爆发，多蕾于是投进了安悌黄的怀抱

看腻了电影书报，多蕾随手一扔，本来她想扔到脚头上的，不料书报的封面纸张很滑，听声音，多蕾知道滑到床下去了。多蕾懒得管，阿彩会拾起来的。她常往床下面扔书，有时有意，有时无意，电影书报，小说，侦探杂志，有她买的，也有借别人的。她和苏西常交换书看，也常在一起去看电影。后悔分手时没有和苏西约好，否则现在也不会这样寂寞的了。

不该寂寞的，今天是暑假开始的第一日，她原想她的假期应该多彩多姿，不过她还没有预计做些什么。十八岁，不能独立，做什么都需要得到爸爸的同意。而爸爸，不在家。只听永明那个小鬼头把电视开那么大声，从楼下传到楼上，就表示爸爸不在家。

想到爸爸。多蕾的嘴不觉鼓起来了，嘴里好像装的有气，她真有点气爸爸。自然，爸爸平时也社交频繁，以他的职业和地位都不能总守在家。不过平时那些应酬她没有什么感觉，惟独今晚不同，因为她知道他今晚在外面陪一个从台北来的安悌。

多蕾撇了撇嘴，气漏了，变成叹息。什么安悌？爸爸虽然被那个姓王的迷住，她却不感兴趣！

爸爸从什么时候开始和那个安悌王来往的？多蕾不清楚，

也没有留意；最近半年她才知道她写信给爸爸，信封上的字迹干净秀丽，上面写书“香港罗便臣道×号周怡时先生收，台北王寄。”信封永远是一种式样，右角上印好中英文对照的“台北女中”两排小小字体。

多蕾绝不是个少见多怪的女孩子，和爸爸通通信有什么关系？在香港本地不就有多少女人和爸爸交往吗？因此多蕾从来没有问过爸爸，而爸爸也从来没有和她谈过什么。如果不是安悌黄提起来，也不会使她疑惑。

每次见着爸爸，安悌黄的脸都笑开了花，眼睛瞟来瞟去，玉手舞呀舞的。爸像妈妈在世一样，珍妮珍妮的叫她，语气里透着亲切。有时他们一起出游，有时他们坐在凉台上谈天。有一段时期，多蕾甚至以为爸爸会娶珍妮作她的继母。不料珍妮那天突然对多蕾说：

“多蕾，你爸爸有一个女朋友在台湾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多蕾摇摇头。爸爸的女朋友不止安悌黄一个，就像安悌黄的男朋友不止爸爸一个一样。她奇怪着安悌黄为什么神色严肃？安悌黄绷起脸来好像变了一个人，眼角下垂，嘴角出现了脂粉掩饰不住的纹路，显得老了，也难看了。安悌黄，妈妈的挚友活跃于社交场中，自己组织过电影公司，拍过一部电影，比起妈妈的容貌可差远了。

“姓王，叫王晓真，你爸爸要请她到香港来，说不定会和她结婚。你要注意！”

安悌黄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？多蕾凝视着天花板追忆着。有半年了吧？不过安悌黄的神态对她还像昨天那样清晰。不论言语或动作，安悌黄一向是夸张的，多蕾明白，却不能不把这件事放在心里。因为爸爸结婚也等于她的切身问题，她认为

爸爸不应该忘记，为自己娶太太也就是为她、秋莉和永明三人找继母。十三岁的秋莉和十岁的永明什么也不懂，她是长女，有权对这件事参加意见。

珍妮的话收了效，当下多蕾便问怡时了：

“爸爸，王晓真是谁？”

“是，一个朋友，”怡时回答时有点踌躇，他没有想到他的大女儿会这样开门见山的冲口而出，因此他以防卫的目光注视着她。

“王晓真有多大年纪？”

“你应该叫她安悌，因为她和爸爸同辈，年纪和你妈妈差不了多少。”

妈妈是年轻的，在多蕾的感觉里妈妈比黄珍妮年轻，有照片为证。爸爸的卧房有妈妈的照片，多蕾的卧房也有。妈妈死那年是三十四，而她那些照片看起来像二十多岁的人。

“爸爸，你会不会和她结婚？”

怡时微微一怔，吸了口雪茄，才皱着眉说：

“你的消息哪里来的？是珍妮告诉你的吧？珍妮很不应该，不应该对小孩子谈论这些事。”

“爸爸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”

怡时望了望多蕾，没有再表示意见，现在他缺乏辩论这件事的心情，他在沉思，如何回答多蕾提出的问题。

“婚姻不是儿戏，尤其是再婚，很多方面都要顾及。”

多蕾眼巴巴地等待着爸爸的下文，只是他停顿住了。他的眼睛凝视着墙角，他的嘴衔着雪茄，雪茄烧过的地方呈现出灰白色，一如他唇上所蓄的一抹近乎灰白的胡须。爸爸虽然不再年轻，可是看起来胜过年轻人，除了潇洒以外，他还具有年轻

人所缺乏的健稳。以外貌而论，爸爸和妈妈确实是珠联璧合，一对佳侣，可惜妈妈已经死去！这几年多蕾越长越大，越担心爸爸会再娶，在她的感觉里，没有人够资格占据妈妈的位置。

“很好，”怡时点了点头，正当多蕾疑惑他所谓的很好是什么时，他又慢慢地说：“安悌王很好，你看见她也一定会喜欢她的。”

也一定？那么表示爸爸一定很喜欢她了？多蕾心里不愉快，但不便表示出来。她很想告诉爸爸，她不会喜欢她，谁她都不会喜欢，这个家庭已经很圆满，几年来在没有主妇的生活下，大家都习以为常了，再凭空多一个女主人，不但她，她相信秋莉，永明，以及老姚，姚妈，还有阿彩都不习惯。

“你怎么认识她的？”多蕾怏怏地问着，爸爸去过台湾几趟，也许就在他去年到台湾去时认识的安悌王。

多蕾没有猜对，因为怡时深沉地说：

“认识她已经很久了！”

听爸爸的语气，好像和王晓真认识了多少年似的。在妈妈死前还是死后？多蕾想问，见爸爸的脸色也同样的深沉，而无法开口了。

当怡时再一口吸雪茄时，发觉雪茄已熄灭。他的身体移动着，摸出火来，一面点烟，一面对多蕾说：“小孩子不要想得太多，不要管得太多，专心念自己的书，比什么都好。”

爸爸是在劝告，也是在鼓励，多蕾在学校并非用功学生，成绩平平，虽然她像一般女孩子那样没有心肠念书，但是作家长的对她的期望很高。爸爸说过读完中学要把她送到美国去。

现在，她是F4班，离高中毕业还有一年。起码在这一年中间，属于她的家，陌生女人不能侵占。

父女谈到这样为止，多蕾再没有问过爸爸，爸爸也没有再提过什么。每天她忙她的学业，忙她的消遣，几乎已将王晓真这个名字淡忘去，虽然从安悌黄及爸爸口中，她感到王晓真具有威胁这家庭的力量，但是她并没有在意，台湾离香港远着呢！爸爸平日为报馆的业务忙，不可能去，安悌黄担心王晓真会来，更是多余！

事情并不像多蕾想得这样单纯，直到昨天，她才发现已被安悌黄言中。

昨天，当爸爸把她叫到书房时，她是跳跃着下楼的，她不知道爸爸有什么事找她，但是她却要趁机询问爸爸如何渡过这漫长的暑假？住在香港好闷人！除了在岛上打转，别无去处，她不能天天游泳、看电影，而且以往的暑假都是这样渡过的，实在没有意思！她真羡慕那几个家在外埠的同学，海伦回到马来亚，葛丽丝的家在雪梨，梅也说过要趁暑假到菲律宾探亲，只有她守在这弹丸之地。苏西也不离开香港，但是苏西不能和她比；苏西的弟妹比她还多，爸爸一人的收入不够，妈妈也在工作，最近佣人辞了工，趁着暑假，苏西要帮忙料理不少家事。而她家，有姚妈做饭，有老姚管花园，有阿彩洗衣和打扫房间，一切都毋须她动手，日子显得太轻松，太自由。

多蕾推开爸爸的书房时，面带兴奋的笑容，她要询问爸爸如何安排她的暑假？远处无望，至少也要爸爸答应带她到澳门游玩两天。

爸爸的脸上也含着笑，熄灭的半截雪茄放在书桌的烟灰碟上，书房很幽静，两面都有落地窗，透过白纱窗幔，可以望见维多利亚海景。

“多蕾，明天下午你有没有什么事？”

多蕾已经告诉过爸爸从明天开始学校放暑假，也许爸爸觉得她考试太辛苦，打算带她到哪里消遣去。不过可能性很小，爸爸除了星期天，才会带他们去游车河或者去海滩。

明天上午需要到学校去，下午却没有决定做什么，但是应该先弄明白爸爸的问话动机，因此她反问一句：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如果你没有事，我想带你们过海到机场去。”

多蕾很少到机场去，尤其近年来，除了郊游时经过启德机场门外，匆匆瞥望一眼新建筑。在她的记忆里，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和妈妈去的，时间距离现在已有八九年，那次妈妈带她去迎接安悌黄，安悌黄和丈夫离婚以后，从台北到香港谋发展，妈妈和安悌黄热烈地拥抱着，两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引来很多目光，令她不胜羞窘地站在一边。

“爸爸，为什么去机场？”

“去接安悌王，”爸爸很坦然地说：“安悌王明天下午五点钟从台北飞到香港，我想带你们一起去欢迎她。”

多蕾没有说话，但是脸上的表情改变了，由愉快而转为懊丧。爸爸以前从没有带她到机场去接过什么人，而且这次要把秋莉和永明都带去，子女排成一个队伍，为的是向一个必须称为安悌的陌生女人表示欢迎。如果以前没有从安悌黄口里得到先入为主的印象，她也不会如此怀着反感，现在她却认为那个女人有意来侵占她的家，分享她的利益，掠夺她的父爱。

她的心沉落着，不觉表露出不满的情绪：

“她来香港作什么？”

怡时注视着多蕾，脸上的愉快神情消失了部分，不过他随即把兴致提高，以轻松的语气说：

“来度假，趁着学校放假，到香港玩玩。”

多蕾心里更加不满，爸爸顾到别人的假期，却不顾她的。她也有漫长的暑假需要消磨呢！

由于反感，多蕾推委着说：

“明天下午我没有时间。”

“明天不是放假吗？”

“从后天起才正式放假，明天还要到学校去。”多蕾特别加重语气：“下午也要去。”

微微失望中，怡时和悦地对女儿说：

“学校不会有什么事，可不可以向先生请假？”

多蕾咬了咬嘴唇，难道去接安悌王比到学校还重要？爸爸越是这样希求，她越是坚持自己的态度：

“不可以。”

怡时沉思了刹那，然后点点头：

“对，虽然是一学期的最后一天，也不应该缺席。”

“爸爸一个人去还不够？”多蕾故意这样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也要去？”

怡时沉吟了一下：

“人多热闹。安悌王在香港没有什么亲戚朋友，我想让你们去，给她一个惊喜。”

多蕾听了无动于衷，既然她疏亲乏友，何必到香港来？给她个惊喜，让爸爸一人给她惊喜吧！她再也不会去迎接她。但她自己，她还要设法禁止秋莉和永明去。

用不着多蕾设法禁止，爸爸为了她的关系，也没有带秋莉和永明，而独自到机场迎接远客。大约爸爸因秋莉和永明的年纪太小，不足代表，由此可见爸爸如何重视长女。

爸爸确实很尊重多蕾，尤其妈妈去世以后，她好像忽然长大起来，这几年，她会替忙碌于事业的爸爸负担多少管教的责任，一天天，佣人们对她怀着敬畏的心情，像服从女主人一样服从她的命令。

倘若由一个陌生女人来到家里占据女主人的地位，那么岂不将她贬低？

整个下午，多蕾都盘桓在苏西家里，直到晚饭时间才离开。正如她的想像，爸爸接了飞机以后没有回来，不知在何处为姓王的女人洗尘。

不论在何处，爸爸也应该打个电话回来的。这几年，从爸爸身上可以得到一些母爱，爸爸对他们的关怀反而胜过妈妈在世的时候。不但在香港，即使旅行到别的地方，也会常挂长途电话问长道短。

现在，这样近的距离，爸爸都没有打电话，还不是陪姓王的女人而把这件事忘了！多蕾一鼓气，从床上坐起来，两只脚摸索着寻找地上的拖鞋，眼睛却望着窗外。

窗外，一片犹似繁星的灯光，却比繁星还要多上无数倍。比繁星还要灿烂无数倍。

多蕾站起来，慢慢离开卧室，向凉台走去。

站在凉台上，视野宽阔了，手扶着栏干，多蕾向对面眺望。

隔海，就是九龙，两岸高楼密集，灯光辉煌；霓虹灯的闪亮更易使人分辨出建筑的目标，右下方，多蕾望见铜锣湾的大丸百货公司的“大”字，靠皇后码头的方形建筑正是大会堂。

沿岸的高楼上悬满各种色彩霓虹灯广告，文华和希尔敦酒店，都非常惹眼。

虽然多蕾对王晓真怀着反感，但也不禁暗暗好奇，爸爸只

告诉她王晓真今天抵达香港，却不知她居住在哪里？爸爸说她此间没有亲友，想必下榻于旅邸。爸爸给她订的是什么酒店？多蕾的目光向远处移去，她知道九龙也有几家豪华的酒店，尖沙嘴区，由於地位太远，她无法从那些高耸的建筑物中间分辨出何处是半岛酒店，何处是总统酒店。她几乎有点后悔了，如果她肯去机场，不早已看到王晓真？也许爸爸会带她一起去吃晚饭，这时她岂不正在豪华的餐厅里？

不过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，她宁可像这样寂寞，也不愿向一个陌生女人献殷勤。倘若王晓真蓄意和爸爸结婚，也应该先考虑是否能受到这个家庭的欢迎。

现在，除了她以外，还没有人知道其中的情形，她要联合秋莉和永明，还有佣人们共同抵制王晓真。秋莉和永明虽然不懂事，但是对她一向服从。阿彩是前年才来的帮工，对妈妈没有任何印象，但老姚和姚妈却是妈妈的死党。特别是姚妈，多蕾一出生，便来到周家，姐弟三人都由姚妈带大的，可见她对这个家庭的感情。老姚的资格比姚妈嫩，本来他在乡间务农，由于收成欠佳，才离开故土来到香港，凭着务农的经验，为周家种种树、植植花。老姚从家乡出来时，正是怡时事业在发展的阶段，经过一番惨淡经营，他所创办的报纸销路日增，在经济环境允许下，他才在半山选择了这块临海的住宅地区，建盖了一座楼房，以外观着眼，这个家庭是幸福的。

只是生长在这个家庭里的多蕾却没有过幸福的感觉，妈妈在世时，爸爸终日忙碌于他的事业，很少在家；妈妈也忙于繁多的酬酢，有着自己的娱乐天地。楼房太大，显得很空虚。

妈妈去世以后，爸爸在家的时间反而增多了，他曾经对多蕾以沉重的语气说过：

“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但要作爸爸，还要作妈妈。”

爸爸会不会再给她找一个妈妈？

她不要任何女人作她的妈妈，连安悌黄也包括在内。

那个姓王的女人更别妄想。

可是爸爸却为她逗留在外，连个电话也不打回来。

多蕾倚着栏杆郁郁地思索着，在这七月初的夜晚，暑假的第一天竟这样无事可做。想去苏西家，又觉得下午一直在那里，再去是否太多余？而且苏西住在北角的公寓楼房，小而且挤，夜晚懊热之极，连苏西自己都不愿意留在家里。

不如把苏西约来，即使她不能来，用电话谈谈也是好的。

多蕾这样决定以后，离开了凉台。楼下由电视传出来的音乐配合着枪声好响亮，多蕾放弃了下楼的计划，推开了爸爸的卧房门。

爸爸的卧房里，有盏壁灯散射出柔和的光亮，阿彩已把床上的罩单揭下来，露出白色枕头和被单。梳妆台的位置没有移动，上面拍着全家福照片，一切都和妈妈在世时相同，只是卧房里少去幽幽的香气，也少去华丽的睡袍和拖鞋，更少去了妈妈的婀娜身影。

电话机就在床边，多蕾依稀记得妈妈倚在床头上和朋友用电话闲谈，一谈就是个把钟点。妈妈去世以后，所有的权柄都由她承受了，她也常常用电话和苏西谈上个把钟头。她要把自己所担心的事告诉苏西，苏西鬼精灵一定会给她出主意。

周怡时回到座位上时，王曉真正半侧着身体，在凝视落地

窗外的夜景。

灯光幽黯，音乐悠扬，道上满铺着厚地毯。怡时的动作轻而缓慢，直到他坐下来，她还没有察觉。

怡时用含笑的目光默默打量着晓真，她的右手摆在桌沿上，左手托着下颏，姿态极其优雅，悠闲。从现有的角度，她的脸型比原来的还要瘦，还要尖，看起来令他加倍爱怜；由于注意力的集中，她的眉心轻轻蹙着，那正是她一贯的有所思的神色。和落地窗的灿烂灯光比较，她的灰蓝色的旗袍显得很黯淡，怡时望着她的纤细腰肢，心里更泛起一阵怜悯，她应该再胖一点。

倘若不是侍者上土司时惊动了她，他还会继续打量她，有时默默旁观比相对谈天的情意还要浓，还要深。多日来梦寐以求的情景终于达到了，他很希望就这样一直守在她身边，即使一句话不说也是好的。

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都不知道。”晓真向他歉然地微笑着说。

“我见你向外面看得好出神，所以没有惊动你。”

“我在欣赏夜景。”

“每一个初到香港来的人都很欣赏这里的夜景，等你住久以后，就会慢慢觉得平淡无奇了。”

“住久？”晓真瞥了他一眼。

“当然。”他肯定地回望着她。

她低下头去，像是对他说，又像是自语：

“不会久住，我在信上告诉你来渡假的。”

“我不坚持我的看法，让一切听其自然。”怡时向前探着身体，话声低沉而且深沉。

水鱼汤由侍者端上来以后，怡时举起酒杯：

“晓真，为我们的未来生活干一杯。”

晓真轻轻啜了一口香槟，眉心又微蹙起来，并且微笑着说：

“我不能喝酒，你知道我不能喝。”

“这些年来，你什么都进步了，惟有喝酒。”

“谈不上进步，”她感叹着：“生活会给人很多体验。”

“人生的变化真大！”他也跟着感叹起来：“二十年前谁能想到我会办报？你会为人师表？”

晓真淡然一笑：

“我谈不到，教教书不过是作一个精神寄托。”

“作老师的人大概严肃成习惯了，所以你不肯喝酒。”

“你告诉过我白如漪很喜欢喝酒。”

提起亡妻，怡时的神色一阵黯淡，他不愿意谈到她，但别人谈到时，他并不避讳。

“她也并不是喜欢喝酒，她任性，不管自己有量没有，只要想喝，就拼命喝一阵。有时候醉得不省人事。”怡时抚弄着酒杯，深深吸了口气说：“我一向不赞成女人喝酒，可是今天晚上的情形不同，即使你不肯为我们的未来干杯，也要为我对你的欢迎心情干一杯。”

“干这一杯，可能我也不省人事。”

“不至于。香槟很淡，和汽水差不了多少。”

“我宁可喝汽水，”晓真移动着纤细的手指，举起面前另一个玻璃杯：“在台湾很难得喝到七喜。”

他以含笑的目光注视着她说：

“喝汽水是孩子的事。晓真，虽然时光已经过了二十年，可